

作家访谈



杜光辉

杜光辉的长篇小说《闯海南》今年5月底出版后,引发了一场关注海南闯海潮的热议。作者以自己这一代人的闯海经历,从物质困顿到精神苦闷等做了一次较为真切的梳理。当闯海南的大潮平息后,作者在不断思索,闯海人的精神能不能传承下来?《闯海南》就是记录了这种精神和文化,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传继给后人,不能忘却那个时代曾有过的精神品质。

《闯海南》：不能忘却的时代档案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

说起闯海人,人们自然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段风起云涌的日子:那是一个光荣与梦想并存的时代。正是梦想和激情推开了南中国的这扇大门,于是,十万怀着淘金梦的年轻人和一大批腰缠万贯的款爷先后跨海而来。

作为当年闯海人之一的作家杜光辉以自己的亲历为底本写成的《闯海南》,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,该书记录了这一注定要载入史册的移民潮和开发热。

作品的主人公是与杜光辉有同样血脉的退伍军人毕志磊,还有研究生涂丽婕、欧阳丽雪、夏侯博,他们又和杜光辉一样都是从陕西来的,这使得小说打上了深深的自传色彩。

毕志磊代表了到海南淘金的成功者,于是,这部小说又成为所有闯海人的一部传记。因为毕志磊身上强烈的血性,使毕志磊与作家本人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合力,又使这部作品充满了对这种力量的赞美……

这部饱含着自传性精神历程的长篇小说,让人再次重温那个激情与梦想、失落与希望交杂的年代。

如今,二十多年过去了,海南的经济局势几经变化,多少人去了那里又回来,又有多少人坚守在那里,有的甚至把生命留在了岛上。

海南纪念建省20周年之际,很多人建议建座“闯海墙”,以纪念那些“闯海人”。当“闯海墙”还未建立起来之时,杜光辉则完成了纪念之作《闯海南》这部长篇小说,可以说是恰逢其时,赢得许多共鸣。

近日,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采访了作家杜光辉,就小说创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访谈。

友谊、仁义、他人的帮助,奋斗的成功。这些生活,为创作《闯海南》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。为自己这一代人的闯海经历,从物质困顿到精神苦闷等等做了一次较为真切的梳理,笔中感情饱满。

我在创作这部小说时,用了大量的时间,思考中国三十年的改革,思考海南二十年的历程,得出这样的结论,中国和海南的改革,是新时期的再创业,是艰苦奋斗、励精图治、勇于创新。当然,中国和海南的改革过程中,出现了虚伪、欺骗、造假等,但这绝不是主流。《闯海南》力求表达的是我和我们这一代的真实感受和思考,我想这也是小说备受关注的原因。



《闯海南》 杜光辉
作家出版社 2010年5月

题材把握上的创新

海南周刊:近年来,以闯海人为背景而创作的小说陆续出现,您的《闯海南》和其它写闯海人的小说有什么不同?

杜光辉:我从事文学创作近27年了,先后发表了600多万字的作品,积累了一些创作经验和技巧,我相信在题材的把握和思想的锤炼上,《闯海南》是一部较为成熟的作品。

当然,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生命体验,对海南有各自的看法。但《闯海南》摒弃了一些写海南的套路:老板、情感等,而写出了一群没有权力背景、没有经济后台,完全靠团队的力量,靠拼搏、靠胆略而成功的闯海者群像,他们靠着优秀的民族传统道德,靠知恩、感恩、报恩,从无到有,最终发展成为海南最大的公司,有着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。可以说是一部书写

闯海人创业的著作。

不能忘却的精神品质

海南周刊:最近几年,唯美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理论上争论很激烈,读完《闯海南》后,感觉这部小说有很强的道德指向。请您就《闯海南》的现实意义谈谈您的观点?

杜光辉:我的写作不是为了取悦悠闲阶层,我用生命和热血写就的文字,应该直指现实的弊病,我写《闯海南》就是抱着这个目的。

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:当闯海南的大潮平息后,闯海人的精神能不能传承下来?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有当年的闯海人对子女施以传统教育,话还没出口就遭到激烈反击:得,得,又是你们当年怎么怎么,社会都进入21世纪了,还翻你们的老皇历!

好点的听完他们的诉说,迷惑地问:你们渴了可以买矿泉水喝呀,跑到厕所喝自来水,多不卫生!他们哪能想到,当年的父辈就是因为没有钱买矿泉水,才跑到酒店卫生间喝免费自来水,父辈的智商还不至于低到不知道自来水和矿泉水谁更卫生的地步!

还有的孩子说:你千万不要在我女朋友面前说你卖过报纸擦过皮鞋,人家本来是仰着脸看咱家,要是让人家知道了这些,会低下头看咱家。他怎么能想到,他现在享受的一切都是父辈当年擦皮鞋卖报纸积累发展而来的!

我曾约一个发迹的闯海人,到马路边的大排档吃饭,就是想忆念逝去的岁月,修补残缺不全的记忆。他开着宝马来到大排档,惊讶地说:怎么能在这地方吃饭,要是让熟人看见了,会怎么看我们?我说当年咱们连这样的地方都不敢来,为了找一家碗大面多的小食店,跑了半个海口?他说那时候是啥条件,现在是啥条件,咱有条件为啥不享受。最后用宝马来拉着我,找了一家高档酒楼,要了包厢。

但总有人不愿遗忘那段岁月。实际上,这些闯海人聚在一块时,谈论最多的是当年如何吃2元钱一碗的汤粉,夜里睡公交车站被巡逻队驱赶,如何饿昏在椰子树下,被同伴一碗盒饭救活,甚至偷吃饭馆的腊肉,捡拾农贸市场的菜叶,凡此种种……

这样的记忆能给他们的生命增加力量的强度,给他们的精神增加钙质。这种记忆就是一种精神,一种文化,《闯海南》就是记录了这种精神和文化,试图通过文学的形式传继给后人,不能忘却这个时代曾有过的精神品质,让我们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。

读史札记



《双槐岁钞》
黄瑜 中华书局
1999年版

黄瑜《双槐岁钞》 多记丘濬薛远事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周济夫

读明代史料笔记《双槐岁钞》记。作者黄瑜,广东香山(今广东鹤山)人,为钟芳作墓志铭之黄佐乃其子。黄瑜生宣德元年(1426),卒于弘治十年(1497),比丘濬晚死二年。他景泰七年(1456)中举人,入国子监肄业,继而任职户部,在京师前后八年,自言得太宰王翱、侍郎薛远、学士李贤、丘濬器重,然竟不中进士第,后改任长乐知县。

《双槐岁钞》写作始于黄瑜中举人之年,至弘治八年始成书,记事起于洪武,迄于弘治,丘濬之歿尚及记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与《中华书局点校说明》说迄于成化,似不尽然也。其中记事涉及琼人者有三人,即丘濬、薛远、邢宥,且于此三人皆崇敬有加,了无微词,可证琼人仕宦皆能以清白自守,不致招时人疵病也。何良俊《四友斋丛说》称《岁钞》“记宪宗成化年间事颇详实,所举篇目即有《丘文庄言行》一则,以为其事可备史载,可见何对丘公的言行也是持肯定的态度。

该书记丘濬事共有六则。卷五《场屋知人》一则云:“吾广丘文庄公濬黜于辛未,岳编修见其卷,大惜之。皆作序文,期以入阁,后皆如其言。”此处所言乃丘公景泰二年(1451)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之事。这位岳正是正統十三年(1448)的进士第三名,河北通州郭县人,幼年曾依僧寺而居。其二为卷七《绝句近唐》一则,云:“景泰甲戌,选进士十八人改翰林庶吉士,入馆修《寰宇通志》,首则丘文庄公濬。”甲戌乃景泰五年(1454),丘公第三次考进士试始得登第,并得参与庶吉士修书之荣,黄瑜记中云“修书兼攻课业,惟此科为然”。其三为卷八《名公诗识》一则,记云:“琼州定安县南有五指山,即黎母山,琼崖之望也。少保丘文庄公濬少时咏之,为人所传诵。……识者知其异日必贵,后竟如言。”其四卷九《龙洲魁识》云:“至成化十四年戊戌科,曾彦复为进士第一,丘公濬时为祭酒,以其门下士也,为彩联以迎之。”此言江西泰和一地,永乐十二年、十九年、宣德八年、成化十四年,先后出了四个进士第一,第四个还是丘公当国子监祭酒时学生。其五《援例入监》亦记丘公为祭酒时事:“丘文庄以礼侍掌监事,季考以南城罗记为首,曰:‘此解元之才也。’”“是年丙午京闈……遂置首选。”二事皆与丘公识拔人才有关。

其六即为卷十《丘文庄公言行》一篇。此篇记丘公言行多达十事,其一即著名的三不可及说:一为好学,二为介慎,三为廉静也。其二乃为黄瑜长子改名事。其三为直斥主事陈晟穿绣衣上门吊唁乃“不能以礼自处,又不能以礼处人”。此二事皆关于礼仪也。其四记丘公“所著《大学衍义补》、《世史正纲》、《家礼仪节》,每遇名流,必质问辩难,以求至当,皆足以传世。”其五驳斥丘公祖陈献章不得进用的说法,“时犹未入阁,安有阻之之事乎?”其六驳斥丘公教唆太医院判刘文泰奏讦内阁首辅王恕使去之事,认为“公实不知也”。记侍郎谢铎毁丘公著述之事。其七记学士刘健讥讽丘公学问乃“一屋散钱,只欠索子”,丘公反讥其“一屋索子,只欠散钱”,实不缺少幽默。其八记丘公劝其门生王鏊、谢迁二学士“读书循礼,毋狎饮废事”。其九记丘公面指“修撰毛澄对策多出《小学》、《史断》,全无自得”,因此“翰林后进多憾之”。其十则议论丘公按谥法例得“文正”、“文清”,而仅谥文庄,正是因为后进多憾之之故也。

该书记琼人薛远事迹有二则。卷六《薛尚书论礼乐》一则记薛远学行宦迹甚详。评价亦高,可补正史与地方志之不足。特别是对于薛远天顺元年(英宗复立年号,1457)“自户部郎中超拜本部侍郎”,《正德琼台志》与《万历琼州府志》皆是说“以迎复功擢本部侍郎”,但黄瑜此则则说是“从人望也”。因为明英宗在土木堡事变中被蒙古俘虏,后来回京又乘代宗病危重夺帝位,杀死当年保卫京师有功的大臣于谦,诚然是一段不太光彩的历史。没有证据表明薛远乃积极迎立者,故而黄瑜“从民望也”之说,也许正是符合史实的合理解释,非曲意回护也。记中又详引薛远与他讨论《周礼·小祝》与《周礼·大司乐》等条时的独到说法,以证“公博学,无所不通,礼乐兵刑,天官律历皆涉其要”之评之不虚也。卷十《名字称呼》,则记韩雍平定两广叛乱时,功高权重,而薛远、邢宥致书仅称其“都宪年兄”、“都堂先生”,自称则为“远”、“侍生”,皆为平常称呼,“未尝有所谄”。此事虽小,但也足见琼人之风骨。